

采桑文丛

李辉
戴新伟

主编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书闲话/李庆西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8.8
(采桑文丛/李辉,戴新伟主编,第二辑)
ISBN 978-7-5559-0515-8

I.①闲… II.①李… III.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①
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96671 号

选题策划 陈 杰 杨彦玲
责任编辑 王 宁
书籍设计 刘运来
责任校对 殷现堂
责任印制 陈少强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104 000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 话 0391-2527860

目录

1
弁语

1
闲书闲话(一)

20
闲书闲话(二)

43
闲书闲话(三)

62
闲书闲话(四)

82

闲书闲话(五)

102

闲书闲话(六)

108

读《玩火的女孩》

122

翻了个儿的世界

138

“有关政治的超越政治话语”

160

事情发生了

178

没有马尔克,就没有夏天

193

贝内特·瑟夫与兰登书屋

闲书闲话(一)

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

中华书局 1985 年版

此书包括《戊戌变法侧记》《谭鑫培的艺术道路》和《梅边琐记》三部分。纪事体例并不整饬,讲戊戌变法时而穿插梨园旧事。谭鑫培那部分故事甚多,都是前辈口传的段子,好在记述很生动。譬如说到老谭《战太平》表现链子的身段,左摔右摔再是直愣愣朝上一摔,三下绝活一亮,“台下炸窝般的叫好”,这情形宛似亲眼所见。许姬传先生从三十年代起为梅兰芳侍弄文墨,但书里记梅先

生只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段,唯独这部分是他亲身见闻。

一九四九年九月,梅兰芳由沪至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,会后应长安戏院盛邀在京演出十天,这是《梅边琐记》记述的重头。梅先生对那回的演出热情很高,一再跟剧院方面强调票价一定不能太贵,他是诚意回报北京观众。可是说到要投入演出排练,有一事颇伤脑筋,就是选择哪些剧目的问题,书中有一节专门讲到此事——

梅先生演过的戏,约莫在二百出左右,大家研究了半天,这一出有点封建,那一出内容意识不大正确,又一阕犯了迷信,还有些戏,多年不动,无法演出,搞了两天,毫无结果。

许先生文字里挟带着一股政治热情,当时尚无有关部门审查一说,自己先就有了把关意识。事到临头,许姬传和王少卿各自开了一个戏单,梅先生身边一班人便急忙商量如何改戏,有人认为要动大手术,有人觉得时间紧

迫只能小修小补。最后是梅先生自己在单子上圈定了《女起解》《贩马记》《宇宙锋》《霸王别姬》和《凤还巢》五出戏,因为觉得这几出还没有大毛病,局部修改比较容易。

其实麻烦也还不小。譬如《宇宙锋》一剧,原本是表现纲常舛错中的拨乱反正,却要借以建构“反封建”主题,这就颇费斟酌。梅兰芳自己还琢磨着要配合新政府禁娼政策,在《女起解》中如何突出“娼妓在旧社会里面所受的压迫痛苦蹂躏”的旨意,于是要修改崇公道的唱词和道白。许姬传他们忙乎了一夜,写了新词,赶着拿给配演崇公道的萧长华去排练。许先生文章里有一个细节,萧长华在台上还有“现抓眼”的一手:崇公道替苏三把枷锁卸下,对苏三说:“这解放了,你觉得轻松多了吧!”

这当儿苏三若用快二六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,台下还不“炸窝般的叫好”?

“这解放了”,艺术家们的担子可不轻松,如何将旧戏融入新话语境已是刻不容缓。

《齐如山回忆录》

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1 年版

近世以来,梨园文人名声最大的就是齐如山,对京剧贡献最大的也是他。可齐先生最初并不喜欢京剧。他早年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,年轻时游历欧洲,钟情于洋人的话剧与歌剧。那时他以为京剧技术上简陋,内容又多猥亵、龌龊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,看了梅兰芳的戏,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天才,“由此就又看了几次其他角色,乃引起我一种特别的心思来”。从最初的排斥,到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京剧研究,乃至替梅兰芳编排新剧,几乎一辈子的精力都掷于其中……何以有这样的转折,这部回忆录里没有讲得很清楚。

齐如山做研究之前,还没有人对京剧做过学理性探究,而明清以前的戏曲著作关注的只是曲目曲调,几乎不涉及表演艺术。所以,他的研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,只能从“田野调查”开始做起。办法就是两条:一是不断听戏,

观摩比较各类角儿的一招一式；二是找戏界中人聊天，从人家嘴里掏弄舞台表演的原始资料。他不光找名角，也找一般演员，还找乐师和化妆师，甚至逮着后台杂役、戏班里管箱包的也问长问短。几十年间，他接触的戏界中人竟有四千余人，这数字现在听着让人发晕。

一九一二年，有一次看梅兰芳演《汾河湾》，他觉得窑门一段大有问题。薛仁贵在窑外唱了半天，柳迎春一直在窑内发怔，这从剧情上说不合理，从表演上说更不合乎“戏的原则”（他后来总结京剧原理，提出“无声不歌，无动不舞”，以为圭臬）。当时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信，阐述自己的意见，还捋着唱词逐句点拨，譬如“柳家庄上招了亲”一句如何做表情，“破瓦寒窑暂存身”一句如何做身段；生角在唱，旦角不能闲着……用现在的话说，角色之间须时时见诸互动。写这封信原本没指望有所回应（梅兰芳那时尚十七八岁，俨然已是名角），不料下次再看此戏，人家照他的意思全改过来了。这下齐先生兴趣大增，以后两年间每看梅兰芳一出戏，就给他写一封信，写了一百多封这样的信。

从一九一四年开始,他给梅兰芳打本子。当时梅兰芳已经意识到“不排新戏,不能与人竞争”。最先编的是一出神话剧《嫦娥奔月》,一上演就很叫座。后来接连编了《黛玉葬花》《天女散花》《洛神》《霸王别姬》《凤还巢》等二十几出,还有《宇宙锋》《游龙戏凤》等改编剧目。齐如山编的这些戏多以角色表情和歌舞见长,所以连扮相(包括化妆和服装)、身段都是他亲自设计。齐如山自己总是说,他是要帮梅兰芳,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才。当时有人说他是拿梅兰芳当作试验品,其实这话也没错,只是这种试验极为成功。后来梅兰芳领戏班访问日本、美国、苏联,皆由齐氏一手打理。当年此公亦是琢磨着“文化走出去”,远比现在的官员们做得漂亮。

七七事变后,齐如山留在北平,梅兰芳去了上海,二人的合作由此而终结。一九四八年冬天北平围城,许多人都想往南方走,正好航空公司有疏散职员眷属的航班,齐氏顶着别人名字上了飞机。在上海,他跟梅兰芳有过几次长谈,十几年不见,谈的还是京剧。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,他上船去了台湾。这一走就是永诀,他倒并未竭力

擢掇梅兰芳离开大陆。

《勒·柯布西耶书信集》

[法]让·让热编,牛燕芳译,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

此书中译本有五百七十多页,虽按普通规格出版,但编辑体例和版面设计做得十分用心,还有详尽的注释,书中插入的图片(柯布的建筑草图、书信手迹和素描等)也很有意思。

柯布的信函,在柯布西耶基金会编目归档的有四千多封,这部书信集只选用了其中的三百二十九封。法文版的序言中说明了遴选的两个原则:一是选录的书信篇幅不宜过长,二是要保证“对其中涉及的第三者的尊重”。

用中国人的说法,柯布显然是所谓“性情中人”,这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。一九一〇年,这位未来的建筑大师还是刚入行的实习生,每天从事着枯燥的画图作业。在给德国艺术家威廉·怀特的一封信中,他大肆抱怨——“在贝伦斯事务所实践了两个月之后,我感觉自己

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蠢货。我承认,并且已经开始接受这种状态了:一个熟练工,一个无脑的绘图员;在办公室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子,被安排去完成无关紧要的工作……”接下来便开始大骂贝伦斯。在那个年代,彼得·贝伦斯是闻名于世的大师,在柯布之前,日后大名鼎鼎的密斯也在那个事务所实习。可是专制而难以接近的贝伦斯让柯布感到心碎,他需要怀特这位忘年交抚慰自己绝望的心灵,他流露出很想马上就跳槽的想法,还说自己“打算继续我那非常规的野路子的学习”。柯布在贝伦斯事务所的一幕,是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的职场经历。不过,他好歹在那儿坚持了五个月,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并非毫无收获。

有人说,建筑师的才华一半在于处理公共关系。可是在柯布的事业中,他只用了另一半才华就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事实上,他是用为数不多的中小型建筑将自己推向大师的宝座,譬如弗吕日小区和萨伏伊别墅。可是,他孜孜以求的那些大型项目多半是从未实现的纸上方案。一九二七年的国联总部大厦竞标方案一度

被认为最有可能被选中,最后还是铩羽而归。柯布给母亲的信中大骂捣鬼的学院派同盟。在很长的时间里,柯布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种“叫好不叫座”的主儿。即便成名之后,他在法国也很难拿到政府委托项目。一九三五年七月,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:“巴黎还是沉默不语,将我拒之千里。”他将目光投向印度、南美和苏联,带着愤怒和希望走南闯北。他走到哪儿都会给母亲写信,向老妈倾诉事业的进展与坎坷,他始终需要母亲的抚慰。

直至一九五二年,柯布在给他的朋友艾莫瑞的信中还抱怨命运的不公。这回将矛头指向法国战后重建及城市规划部部长克劳迪斯,信中写道:“令我感到诧异的是,克劳迪斯,四年前担任部长一职,距我不到五十米的邻居,浸透着我的思想,自称是我思想的捍卫者,并以我的思想为名义展开实践的……行动,等等,我惊诧于他担任部长期间,竟一次未与我交谈。以讨论行为的准则问题的实质为内容的交谈。是的,问题!人的问题,城市规划的问题,居住单元及工业化生产的问题,以及其他众多问题……我们的交流为零。”其实,克劳迪斯也算是柯布的

朋友,当了部长就躲着柯布了。柯布当然有理由抱怨——“另一件足以令我感到难过的事。我六十五岁了,我只获得过一项国家的委托:一栋出租公寓,集合住宅。那是一九四五年,从多迪先生手中接过的委托。”他说的多迪是克劳迪斯的前任,战后第一任重建及城市规划部部长。

不过,半年之后这股怨气已烟消云散。当柯布的杰作马赛公寓落成时,他兴高采烈地向母亲报告:“非常美好。1)——对象,房子(按,即马赛公寓)本身是一件建筑的杰作(无论什么时候)。它白天是动人的,夜晚是奇妙的。2)——完美的仪式,庄严,热烈,在激动、感人、骄傲、庄严的气氛中举行。部长先生作了慷慨的演讲……当庆功酒打开的时候,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和我拥抱……”马赛公寓就是他在多迪任部长时拿到的唯一的委托项目。信中提到的“部长先生”正是克劳迪斯,部长借此机会代表政府授予柯布法兰西三等荣誉勋位——他信中没提这一茬,却欣喜地告诉母亲:“一位怀孕八个半月的年轻女子请我做她孩子的教父,那是一位空军指挥官的太太……”

《吏学指南》

[元]徐元瑞撰,杨讷点校,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

这是中国古代罕有的一种蒙学读物,原称“习吏幼学指南”,是“习吏”之人的初级读本。编撰者开列所谓“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”,皆属历代官场名物事类,分九十一门,凡二千一百余条。如职官、郡邑、仪制、户计,乃至刑名律法、公文用语、衙署行话等。其编写方式有如简单的类书,基本上只用一两句话加以诠释,或有释读,却并无示例。试举册籍类之案牒、卷宗二条:

案牒 考察文验曰案,书字之版曰牒。

卷宗 事始所出,谓之卷宗。宋曰案祖。

又如署事类之判署、押字二条:

判署 判谓掌判之官,署为同署官吏。

押字 古者书名,破真从草,便于书记,难以模仿。唐韦陟始以押字为记。

检视全书,体例比较杂乱,各类目之间缺少明晰的界定,编次亦不尽合理。譬如五刑、肉刑、杂刑、加刑这几类刑罚,名目粘连不清,杂沓重合之例比比皆是。另外,最后《诸箴》《诸说》以下条目及《为政九要》各章,系辑述前人故事作为学习资料,其中有名人笔墨,亦有不知出处的摘记。从内容上看,此书应该属于扫盲性质的“干部必读手册”,而不像是一种“幼学读物”。当然,如果说官场人才须从娃娃抓起,蒙童操习吏学自是必然,此书虽显窳陋,作为提前培训干部队伍三梯队四梯队的应急教材亦凑合可用。

其实古人并无“吏学”一说。自汉代以后,作为官员统称之“吏”字,已更多用来指向普通公务员(主要指低级官员和办事人员),往往联系着衙署事务之技术层面。本书所谓“吏学”,顾名思义,是从簿书案牍中发展而来的一门学问,按说应该是一套行政管理的章法与规程,可是书

中罗列的只是零零落落的知识皮屑,不见学问之躯干。

在科举时代,为官者从闾战中杀出,自然谙熟四书五经——儒家先哲讲修齐治平,讲维稳大同,颇有一套莅政牧民的指导方针,实无须另辟一途。至于入幕的刀笔师爷和一般胥吏,亦多由落第士子和粗通文墨者充任,那班人并不缺乏通常的官场知识。只是元代的情况不同于各朝各代,在蒙古铁骑践踏之下士大夫文化几乎荡然无存。元朝前期废除科举,汉人官员多由吏员擢进,而一般胥吏杂役则纳自民间闾巷。大老粗入衙署之前,诵记这些官场名物事类自是速成的课业。这部《吏学指南》撰于大德五年(1301),其时朝廷尚未恢复科举,满天下找不出几个读书人,能操官场术语就算是预备干部了。

《五灯会元》

[宋]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,中华书局 1984 年版

黄子平应吴亮邀请来上海思南公馆讲学,讲沈从文与左翼文学的一段往事。那日由于时间关系,会后没有